

歐洲政情與戰略形勢

王人傑

一 引言

影響目前歐洲戰略情勢的主要因素是自由陣營與共黨集團在歐洲地區安全利益之相對消長。在安全利益之維護上，北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所發揮之作用，是互相剋制的；在軍事力量之比較上，華沙組織幾乎在各方面超過北約組織，只有在飛彈與核子武器方面，較為遜色。北約各國有鑒於蘇俄及華沙組織軍力之擴張，乃在五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華盛頓高層會議上，決定加強盟國防禦力量，俾能保證與東歐在戰略上核武器及傳統武器之平衡。此項加強西歐集體防衛之計劃，據估計，在未來十年至十五年內將增加額外軍費達八百億美元。不過，要深入瞭解歐洲之戰略情勢，僅就東西方軍力做表面上之觀察，還是不夠的。

歐洲始終是美蘇在全球戰略中最重要的地區，也是美蘇關係未來發展的關鍵地帶。冷戰之引發原係來自歐洲，而美、蘇之對抗亦在歐洲為最烈。因此瞭解今日歐洲東、西方面之情勢，乃係探討歐洲戰略情勢之前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俄乘戰勝納粹之餘威，迅即佔領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與東德并建立起東歐之附庸共黨國家。紅軍之存在於東歐，使西歐各國對蘇俄勢力之擴張深為戒懼，因而成立北約組織。蘇俄方面，為使其在東歐軍事佔領合法化，並便於對抗北約起見，亦於一九五五年成立華沙公約組織。此外，蘇俄為使東歐附庸各國之經濟統合於其經濟體系之內，并受其控制，更組成經濟互助理事會（COMECON）。

不過在近三十年來，東歐各國之情勢已有若干變化，對於蘇俄之控制，產生相當之衝擊，尤其自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以來，在東歐地區，表面上似乎是相當平靜，但是在實地裏却隱藏着普遍的不滿。所以，凡欲對整個歐洲戰略情勢獲得瞭解，首先要對東歐各國情勢加以探討。

二 東歐

在一九六八年事件以後，Husák (Gustav) 政權採取極為嚴厲的措施，控制捷克。但是「七七憲章」一經發佈，顯然使得布拉格政權企圖恢復至一九六八年前正常化情勢之努力遭到重大打擊，於是捷克共黨政權乃採取更為嚴厲之高壓手段以壓制所謂「反動

份子」，因而成爲莫斯科最爲順服的附庸政權。由於捷克蔑視人權，罪惡昭彰，使得它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迄無進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紅軍佔領東德，並在其卵翼下成立東德之共黨政權，因此東德與蘇俄關係具有特殊之性質。由於德國之統一在短期內無法實現，東德乃儘可能地維繫其與蘇俄、華約組織及經濟互助理事會之親密關係。東德經濟，相當繁榮，生活水準又爲東歐集團中之最高者，但與西德相較，則又落後甚多。自一九七二年東西德關係正常化之後，東德政權一直擔心人民會受到來自西方之影響，因此如何加以防範，一直爲東德政策上主要課題之一。至其與蘇俄之關係，除在一九七一年，當Ulrich（Walter）移轉權力至Honecher（Erich）時而稍呈緊張外，彼此間之睦誼，已爲一九七四年修正之憲法及一九七五年之友好條約所重新肯定。此種親密關係，更由於東德在一九七六年東歐共黨會議中支持無產階級專政原則而更進一步加強。儘管東德在一九七四年獲得美國之承認，並有意促進彼此間之貿易，但終爲它與蘇俄及經濟互助理事會之高度統合情勢所限。所以在對外關係方面，東德仍然爲蘇俄之忠實附庸。

在華約組織中，享有高度生活水準，而又較不具有共黨國家所慣有的嚴厲控制與劃一色彩之國家則推匈牙利了。在政治與經濟方面，匈牙利人民均享有較爲寬大尺度之自由，其與西方之貿易不斷滋長，不過其與蘇俄間貿易量仍佔多數。以一九七七年爲例，匈牙利自蘇俄輸入者佔總輸入之27.5%，而輸出至蘇俄者亦佔其總輸出之30.2%。只是由於其對內政策較爲自由開放，故其與西方（包括美國在內）之關係相當良好。但其與羅馬尼亞之關係，則因僑居在羅國境內的兩百五十萬匈牙利人問題而呈現相當之緊張。一般而言，匈牙利在外交政策方面，仍然支持蘇俄。

羅馬尼亞可稱爲東歐集團中最專制之共黨國家之一，並爲華約組織及經濟互助理事會之一份子。在經濟方面，羅馬尼亞爲世界上工業成長率最高國家之一，却又爲歐洲生活水準最低國家之一。由於羅共頭子一直認爲，唯有工業化及活潑之經濟始能使羅馬尼亞免於受制於蘇俄，因此羅共乃企圖將其與經濟互助理事會國家之貿易轉移至西方與第三世界。只是因爲它與西方每年之貿易呈現赤字不得不急於在第三世界中尋求市場，擬以成品換取原料。但是第三世界國家寧可出售原料換取現金，而現金亦係羅馬尼亞所缺少者，以致上述構想，不易實現。雖然如此，羅共對與西方及其共黨國家之貿易，仍不能忽視。在外交政策方面，羅馬尼亞一直標榜獨立路線，嗣以卡特政府之人權外交，使得羅共與蘇俄及東歐集團趨於一致，但一九七七年後期，由於蘇俄之攻擊「歐共主義」，又使羅共與東歐集團間呈現緊張局面。

波蘭爲世界第三大共黨國家，其經濟發展一向依賴外國之貸款。自七十年代中期之後，國際經濟情勢之惡化，曾使波蘭修改其經濟政策，將重點自重工業轉移至食品生產方面，但其仰賴西方貸款爲其經濟發展之主要動力則終始如一。據估計，其來自西方之外債，至一九七七年底已超過一百億美元。爲改善其國際貿易關係，波蘭必須對西方特別是西歐國家維持合作，且因外援對波蘭之內部穩定極爲重要，故其與西方漸增之聯繫亦即產生相當重大之政治意義。今日，波蘭共黨政權已陷於人民要求有效提高生

活水準以及政治自由化之雙重壓力下，再也不能增加社會之不安與緊張。但是，波蘭與西方之合作政策，並不影響其與以蘇俄爲首之東歐集團之長期關係，因彼等在思想上，擁有共同之目標，而在經濟上波蘭更依賴蘇俄之支持。一九七六年，波蘭整個貿易額約有28%係與蘇俄成交者。在政治上，波蘭共黨仍爲莫斯科忠實之追隨者，駐在波蘭之三師俄軍，乃是此種政治忠誠之最好保證。但蘇俄已不再能提供波蘭所需之一切經援與技術設備，故亦不得不忍受其與西方之合作。事實上，莫斯科關切之重點在於波蘭政治之穩定，有有限度之忍讓其與西方之經濟合作，亦在協助波蘭克服其政經方面之困難。不過如欲真正解決波蘭之困難，非有大規模之經濟改革不可，而此種改革措施恐將危及波蘭之共黨政權，必不爲波共頭子Gierek所同意。因此一般預料波蘭仍將爲華約組織之一員，不致動搖。

曾爲華約組織會員國，而於一九六一年與莫斯科絕裂，並於一九六八年正式退出華約組織之阿爾巴尼亞，乃係當今東歐集團中實施史大林式高度控制之警察國家。它在與蘇俄絕裂後，乃與中共勾搭而相互呼應。據估計，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二年間，中共約提供阿共約五億美元之技術援助、設備及其他物資之貸款。不過彼等之關係，自一九七〇年代後期即逐漸疏遠。在此一時期之前，由於中共在國際社會中之孤立情勢，促使兩者相互利用，狼狽爲奸，至七十年代後期，阿共先對中共與美國進行勾搭，表示異議，自毛澤東死後（一九七六年九月），雙方歧見益趨明顯，去年中期以後，阿共更公然攻擊中共。吾人分析阿共之敢與中共交惡而無所顧忌，乃是由於今日之阿共遠非十七年前其與莫斯科絕裂時之孤立情勢可比。目前阿國已與八十五國有外交關係。不過阿爾巴尼亞鄰國南斯拉夫之未來命運，對於阿共之前途關係重大，蓋阿共之得以維持其對抗蘇俄之獨立地位，乃歸功於南國之不結盟態度及其阻止蘇聯勢力在巴爾幹之擴張。如果狄托一旦去世，而使南國呈現不穩局面，阿國前途便將受蘇俄之威脅。不僅如此，阿共頭子 Hoxha (Enver) 亦已七十一歲，健康情形亦差，一旦發生繼承危機，蘇俄必將乘機而入，重建其對阿共之控制，如此一來，則蘇俄必將重獲其在 Valona 港口之設備，而增加其地中海艦隊之機動能力，進而影響巴爾幹地中海區域之戰略平衡。

南斯拉夫雖然不是華約組織之一員，其對外關係亦標榜爲不結盟，但畢竟爲一共產主義國家，而其動向又足以影響歐洲之戰略情勢，因此十分令人注意。南國於一九四八年與蘇俄絕裂之後，在國際問題上常與蘇俄背道而馳，西方國家亦樂於利用狄托主義以對抗蘇俄。目前南國與西方之貿易佔50%，而與共黨國家僅佔30%。此種情勢亦爲蘇俄所不滿，因此蘇俄想盡辦法，企圖在狄托死後能重獲對南共之控制。同時南國爲一多種族之國家，因此蘇俄乃有機可乘。蘇俄一向支持保加利亞使馬其頓亞尼 (Macedonia) 重歸保國所有，致使保、南關係一直呈現緊張。就目前情況而言，狄托實施者乃「朕即國家」之專制共黨統治，雖與蘇俄有許多相左之處，而本質上仍是共黨。但狄托死後之南斯拉夫究將何去何從，對於巴爾幹均勢之維持，將有決定性之影響。

綜上所觀，吾人以爲蘇俄軍隊之駐紮於東歐，不僅係對抗北約組織之中央線 (Central front)，且亦形成一股警察力量，隨時準備作爲壓制東歐國家重大改革或動亂之最後憑藉，因此除非這些軍隊予以撤出，否則東歐國家不可能有真正之改變。且蘇俄認爲

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協定，係西方承認戰後情勢及維持現狀之一項保證，亦可作為蘇俄控制東歐之另一憑藉。

上述情形是否即意謂蘇俄在東歐之地位業已穩固？則又未必。蓋歐共主義之出現，對蘇俄在歐洲之權威已構成嚴重之挑戰與困擾。所謂歐共主義者，乃為不願追隨俄共路線而提出其符合本國利益之政策主張，已使蘇俄深感不安。此種觀念與主張，成長之後，似將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另闢第三途徑，在西歐工人運動過程中發生難以克服之分歧，亦可能在蘇俄東歐勢力範圍之西側，發展為另一個政治力量。如此一來，對東歐共黨諸國也會發生與蘇俄同等之影響力，對蘇俄之領導權顯然會構成一項危險。面對此項歐共主義之挑戰，蘇俄如在思想上讓步，勢將造成其在東歐領導權上不可預估之嚴重後果，但如斷然與「歐共」絕裂，則又將導致共黨運動更進一步之分裂，損及俄共在蘇俄及在東歐之正統地位。處此兩難情況下，蘇俄僅能一方面譴責歐共思想之分歧，而另一方面勉強在政治上酌作讓步。然而一旦歐共主義之觀念普遍化，必對東歐發生強力之影響，而使蘇俄對東歐附庸之控制發生搖動。

三 北約防衛體系之弱點

在本質上來說，北約組織是一防禦性組織，以維護西方在歐洲地區之安全利益為主。但蘇俄在戰略之考慮上，則以穩住一個可受其擺佈控制之東歐為重點，并促使西歐各國採取互不相同彼此相左之政治、經濟及軍事路線，蓋西歐各國政策之相左，可抵消其軍事防禦體系之成效，在經濟上相互利益之對立，可使其政治之團結及未來之統合歸於無望。但事實之發展，并未盡如蘇俄之理想。北約組織仍然是一個堅強防衛西歐及美國安全利益之磐石，況且美國對西歐防衛之承諾至為堅定，西歐經濟統合之過程雖有困難但却有進步，歐洲經濟共同體所代表之經濟力量，佔世界第二位，因此西歐不僅形成為整個歐洲地區秩序之穩定力量，并且對東歐產生無比之震撼與吸引力，同時對蘇俄在東歐集團之控制已形成困擾。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西歐本身存在着許多矛盾與隱憂，此等情況不免予蘇俄可乘之機。

法國國內左派勢力雖然逐漸加強，但社會黨與法共在許多方面乃是同床異夢，力量分散，對於法國在西方安全體系內之地位不致發生重大影響，至少在此次大選以後，穩健之季斯卡已穩住法國政局。不過共黨勢力最大之西歐國家——義大利，在西方安全體系之維繫上，却有值得檢討之處。如前所述，北約組織係西方安全體系之重點，但歐洲之經濟體制事實上同樣構成西歐安全體系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在過去十多年來，歐洲經濟之國際化，使得西歐各國經濟之依存性大為加強，但也更易於受到外來經濟干擾之影響；換言之其中任何一國之經濟穩定與否，對其他西歐國家即有重大之衝激。解決之道，絕非僅靠各國之措施，所能奏效，必須依賴國際合作，始克有濟。義大利長期之不穩定情勢，其不良後果勢將波及及其他共同市場之伙伴國家，並對西歐之凝固力，成爲一嚴重之威脅。不僅如此，北約盟國在地中海之有效防衛努力，亦有賴於一個安定之義大利，因其對歐洲南側之安全極爲重要。如果任令義大利持續之動亂發展下去，對於北約有效使用在南義大利之軍事設施，勢將增加困難。尤其是義大利之繼續不穩定，可能影響

蘇俄考慮到狄托死後所將採取之行動。正如前述，蘇俄欲將南斯拉夫重新置於其勢力範圍之內，因此如果狄托死後，蘇俄欲利用內戰或其他情況以介入南國，它自然希望能使義大利繼續保持不安之情勢，俾利其政策之施行。

西班牙雖然不是北約組織之一員，不是歐洲經濟共同體之一份子，但其為西方安全體系之一部份，則不容置疑。特別在法朗哥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死後，西班牙之傾向於成為歐市之一份子更為明顯。而在軍事上，西班牙於一九七六年與美國簽訂一項友好合作條約，承諾協調彼此在北大西洋區域與現存安全措施方面之防衛關係，并擬訂及協調在北大西洋區能與現存安排相符合之計劃。因此即使它并非北約組織之正式成員，却是西方安全體系內不可分割之一環。西班牙位於大西洋與地中海間之主要海運通道上，而所屬Canary島又鄰近大油輪及商船前往北大西洋所必經之海運要道，故其所具戰略地位，將使它在戰爭爆發時成為敵方覬覦之目標，而其海、空軍基地亦將成為攻擊之對象。因此西班牙在維護地中海安全方面，對北約將有重大貢獻，特別是當義大利政治情勢影響到第六艦隊航空母艦特遣隊之利用西西里的Sgonella之設施時，則美國便可使用在西地中海之Rota基地，以資替代。同時西班牙本身也可做為美國在西地中海發揮空軍力量之一個良好基地，一旦戰爭發生，西班牙亦可做為自北美增援之過境中心及補給站；而且東西大西洋之通道，可從西班牙西北的El Ferrol海軍基地給予保護，經由好望角之海運線亦可自Canary島之海空軍基地予以維護。由於西班牙對西歐安全利益可作重大之貢獻，其成為北約組織之一員，似屬必要，而這與西班牙之能否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之一員，又極為相關。目前西班牙經濟困難，如不能獲得美國及歐市之協助解決，則蘇俄之積極在西班牙擴張利益與活動，將是一項令人擔心之事。

在伊比利半島上之另一國家——葡萄牙，乃是北約組織之會員國。該國在Eanes Soares政府領導下，對北約之參與表現得非常積極。事實上，它在維護西地中海安全方面，也與西班牙扮演類似重要之角色。所以美國對葡國之經濟困難也着實地給予相當之支持。在一九七七年美國曾給三億美元之貸款，七千萬美元剩餘農產品，六千萬美元開發贈與貸款，三千二百二十五萬美元軍事援助。一九七八年會計年度，美國亦給予三億美元中期貸款，以協助葡國解決支付平衡問題，并給予二千五百萬美元軍事援助。葡國目前最嚴重之問題為經濟困難。即以去年為例，其通貨膨脹率高達27%，而收支平衡赤字亦達十五億美元。經濟之改善，乃是葡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前提，且亦有助於西方安全體系之維持。

不過目前西方安全體系中最令人憂慮之一項問題，是北約組織東地中海側翼之土耳其與希臘之爭端。土、希兩國之爭端有兩項：其一為兩國對愛琴海區域礁層資源之探測與開採，而此一爭端，發展致今，又與兩國競爭取歐洲共同市場有關。由於希臘積極試圖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土國乃認其企圖以歐市為其在愛琴海爭端中之支持力量；同時土國亦正與歐市重新談判聯繫關係之協定，歐市并不能滿足土國之要求，致使土國以為西歐各國有意以不公允之態度相待，因而深感不滿。其二為塞普魯斯問題。在一九七四年土耳其派兵佔據塞島40%地區，形成了土希間的嚴重衝突，亦引起了美國對土國實施武器禁運。原來土國之武器90%以上均為美

製，而今遭遇美國之禁運，使得土國深感武器供應之依賴單一來源之危險性，以及受到禁運後軍事孤立之苦，於是決定加速發展國內軍火工業，并尋求與鄰近阿拉伯國家及共黨國家之親密關係。土國曾向蘇俄表示，在發展軍火工業方面，蘇俄之顧問乃為所歡迎者。蘇俄見有機可乘，亦樂得予以利用。一九七五年柯錫金訪問安卡拉，并建議締結俄土友好合作條約，當時土國尚持保留態度，但從此兩國間之經濟合作却頗有進展。今年兩國貿易額將達二億五千萬美元，較去年增加40%，同時兩國擬在今年締結協定，以便在若干工業方面進行合作。六月二十一日土國總理艾西費特（Ecevit）抵達莫斯科訪問兩天，使俄、土兩國關係更為親密，至少土國已不再視蘇俄為敵人。此項情勢之發展，毋寧為對西方安全利益之一項重大打擊，對北約南翼之防衛具有極大之影響。如果土國背棄北約或者採取中立立場，則希臘必將為中立國家或共黨國家所包圍，對於蘇俄政治或軍事力量之伸張，將難以抵擋。如何來彌補西方安全體系之此一缺口，實為當務之急。

四 結論

一九七五年八月之赫爾辛基協定，在表面上，雖可謂為東西方和解之重大成就，但在實質上，由於東西方制度之根本歧異，必然使得對抗之力量繼續滋長而相互鬥爭。蘇俄及其東歐附庸軍力之增強，超過其合法需要之範圍，使得西方安全利益遭受嚴重之威脅；而西方因為採取自由體制，各國在許多方面每有牴觸，所以在安全戰略之運用上，也就常處於被動而消極之態勢中，此乃西歐國家之一大弱點。蘇俄及其東歐附庸雖然以龐大武力控制一個共產帝國，并處處採取主動之攻擊戰略，但是從目前東歐情勢觀察，却也隱藏着重重危機。如果西方戰略能變被動為主動，利用東歐各國與蘇俄間之矛盾及其內部之困難，并使歐共主義之觀念衝破共產鐵幕，相信歐洲之戰略情勢，可以改觀，對於世界和平與人類自由之維護，亦可作出更大之貢獻。